

# 三世奇缘

(上)

萧玉寒 著

岳麓书社



# 三世奇缘

台湾 萧玉寒著

上

岳麓社

责任编辑 曾果伟

赖布衣传奇  
三世奇缘

(台湾) 萧玉寒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(长沙市银盆南路 67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 湖南省文华印刷厂印刷

1993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

印张: 20 印数 1—30000(套)

7—372—5

上、中、下) 12.80 元

新登字 007 号

(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承印厂调换)

## 一声惊雷隐异兆 寻龙大侠路遥遥

忽地一声炸雷，临安城郊道上的赖布衣、杨振兴、司马福、李二牛等，均感心头一震，赖布衣脸上更微微变色，默默沉吟，却不发一语。

杨振兴暗吃一惊，他与赖布衣相处日久，深知他山崩于前而不皱眉的脾性，但为何眼下一个旱天雷，却惹得他黯然失色、心事重重？他脚底微一运力，身子便滑上前面，与赖布衣并肩而行。杨振兴道：“莫非这炸雷有甚不妥么？”

赖布衣沉吟不语，向前急走，将近前面的三叉路口，忽地停住脚步，道：“振兴贤侄，此处便是你我分手之地矣！”

杨振兴惊道：“小侄正欲随伯伯行走江湖历练，怎的便在半途舍小侄而不顾？”

赖布衣摇头道：“子侄之情固足珍惜，师徒之义更要念顾，你恩师不日有难，难道你竟忍心不理么？”

杨振兴心下猛地一跳，忙道：“赖伯伯说的是恩师灵隐大师？他老人家遁迹深山，与世无争，却有甚灾难？”

赖布衣暗叹口气，道：“盛名之下，嫉妒者必多，临安之事已了，但恩怨未了。贤侄于临安惊鸿一现，早已名闻天下，因此而令师灵隐大师亦更令江湖震动，其徒已如此，其师或然？日后上灵就峰之江湖厉害角色必多，灵隐大师势将永无宁日矣！再者赖某月前与令师一面，细观其气色，只觉祥和之中隐透晦气，此乃树欲静而风不止之兆也！……”

司马福接口道：“赖兄之感触，乃因方才这声炸雷而发，莫非这其中更有甚更惊人之兆么？”

赖布衣眉头深锁，点点头道：“不言而被司马兄料中也！此雷起自坎位，乃北天雷无妄之兆，其声威正罩临安，当主北来兵戈之兆，上下左右皆有冲散之虞！万千百姓必受金人蹂躏，惨受灾劫矣！”

这时杨振兴已然醒悟赖布衣欲言又止之意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赖伯伯莫非又欲着小侄为那朝廷效力，与金人决一死战么？”

赖布衣点点头，道：“我正有此意：但只怕贤侄不答应，故心下为难。”

杨振兴道：“朝廷兵马如今有允文弟统率，凭其才智当足与金贼一战！”

赖布衣摇头道：“允文固大将之材，但只怕孤掌难鸣！若贤侄肯抛开私怨，暗中策应，允文便如虎添翼矣！一来令师之劫不日将应，二来亦可趁机助允文一挫金兵锐气，为公为私，贤侄皆应留此地未雨绸缪，抢占先机！”

杨振兴微笑道：“赖伯伯已预察天机，为甚不同留此地，凭赖伯伯法力，当可令金贼鬼哭狼嚎也！”

赖布衣亦微笑道：“我知你不舍与我分手，但这只是暂别，半年后当再相会。天像虽有此兆，但尚非逼在眉睫，贤侄正好趁这段时日向令师参研武学，修心养性，他日必有一番作为！趁这段时日我亦欲一遂南下粤川各地未了心愿，但接贤侄示警，即赶返临安接应！可惜我行踪飘忽无定，如何互通讯息，却甚感为难。”

杨振兴半晌不语，好一会方决然道：“即赖伯伯如此决断，想不差，小侄便径上灵隐寺便了！”稍顿，杨振兴又一笑道：“至于互通讯息，小侄却敢担保，任赖伯伯隐身天涯海角，小侄亦必

可寻着！”

李二牛裂嘴一笑，道：“如此甚好！二牛亦舍不得从此便见不着杨大哥！但杨大哥并非神仙，如何便知我等行踪？”

杨振兴笑道：“二牛弟莫非忘了虎儿的神通么？”

李二牛尚感迷惑，司马福却恍然大悟，猛地一拍大腿道：“是极！是极！自古有道猩猩相惺，想必这猩猩一类最精于寻踪识人，杨兄弟有虎儿这通灵黑猩猩相助，我等便遁迹深山，亦难隐形矣！”

杨振兴一听，哈哈大笑，忽地向赖布衣俯身一拜，又向司马福、李二牛二人拱拱手，迅即一个飞跃，转向东面小径，倏忽便失了踪影。

## 顺德店东遇布衣 巧献点心获锦囊

赖布衣、司马福、李二牛等一行三人，离了临安南行第九日，不知不觉间，已到了一处大镇。

李二牛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，他也不管三七廿一，走到一家杂货店前，便大声叫道：“老板！有甚好吃的？只管多捧几款出来可也！”

杂货店老板见这二牛，人虽长得粗壮，却衣衫褴褛，心便生疑，暗道：“这穷小子，不知打那处地穴钻出来的饿鬼？胡乱点几样劣货色给他便了，不然白吃了没钱找帐，也不致损失惨重！”当下计算停当，便随便的指了几款干粮对李二牛道：“小哥儿，这几味最顶肚子！”

李二牛其实不识好歹，但能填饱肚皮，便是上品。他便欲伸手接过，却被司马福一手捉住了，一面拿眼角瞅瞅站在店外的赖布衣，瞧二牛猛打眼色。

李二牛饿得慌了，又被司马福阻头阻势，大怒道：“偏你有这等闲心，这时还来作弄二牛！”

司马福却诡秘的一笑。李二牛大奇，便也顾不得叫嚷，凑近司马福身边道：“喂！好人！有甚好去处，可别卖了二牛也！”

司马福笑笑，悄声道：“眼前便明摆着口福，偏你却瞎了眼！”

李二牛傻笑道：“我肚子正饿得慌，能填饱肚皮，也就够运了，还有甚口福？”

司马福道：“你瞧着我行事，莫乱嚷嚷，也就是了，包你有好处！如何？你只点点头，我等便立有口福也！”

李二牛被司马福逗得心痒难熬，虽明知此事瞒着褰布衣很有点不妥，但禁不住司马福的逗引，终于还是吞着口水答应了。

司马福诡滑的一笑，便走进杂货店，大咧咧的道：“老板！你好蠢！放着天大的主顾在此却放过了！”

老板被司马福的大模样吓了一跳，随即半信半疑的指着二牛，道：“他？他也算是大主顾？那我可真瞎眼啦！”

司马福大笑，道：“果然！果然！你这镇上果然多瞎了眼之人！顺德镇？顺得人？依我看倒不如称蠢过人也！”

老板听了并不作怒，反而一怔，奇道：“你初来乍到，怎知这儿是顺德镇？”

司马福心中暗笑，心想自己乃积年的水道老怪，若连这临江的顺德镇也不晓得，那半百岁人岂非白活了么？但却不加点白，诡笑一下，指指店外的褰布衣道：“老板知他是何方神圣？”

老板侧起头眯起眼，打量褰布衣一番，才道：“他？我看哪，他八成是还俗的道士，不然便是落第的穷酸秀才！”

司马福大笑，道：“果然！果然！总算你有点眼力！但你可知，崂山道士比起他犹小巫见大巫？他呀若想考秀才求功名，便宰相太师也须三分礼让！”

老板直眨眼皮，似乎被司马福这大话吓住了。司马福便悄声道：“但他却非此道中人。你可知道他精于占卦六壬之术？在广州府，有人请他占一卦愿出二百两银，他也不屑一顾哩！眼下算你走运，碰上我等寸头稍紧，无奈之际，只怕十两八两银，便可立奏奇功也！嘿嘿，你这间店，若经他指点一下风水八卦，那就活该你走大运了！”

司马福这话着实把老板的心打动了，但他又恐怕上当，涎



着笑脸道：“此话当真？不骗人么？”

司马福嘿嘿道：“骗你便是龟孙王八！……你附耳过来，我教你个法子，便知是真是假矣！”

司马兄附耳对老板低语几句，老板顿时满面笑容，含笑点头。这时，赖布衣走近来，见司马福这般模样，便问李二牛道：“司马福与这老板倒似甚为投契哩！”

李二牛笑笑道：“鬼知道这老儿弄甚把戏去骗一顿吃的！”

赖布衣这时也感又累又饿，他深知司马福这老江湖，行事偏多古怪，碰上银两短缺之时，他可是甚么法子也想得出来，当下笑笑，便跟了进去，看定了再作打算。

岂料赖布衣刚进去坐下，杂货店老板不等他开口，先就接二连三的捧了几盘点心出来，其中一盘，竟是赖布衣从未见过的。这老板满脸堆笑，一番连声的劝三人尝试。这盘点心竟是一双双金黄色油光闪闪的蝴蝶。

司马福、李二牛早已不管三七廿一的大嚼起来，一甬赞道：“好味！好味！好之极也！”赖布衣见两人模样，也忍不住了，挟起一双黄蝴蝶细嚼起来，但觉松松脆脆的，香味甚浓，嚼得甚是有味。

赖布衣边嚼边问道：“老板，是甚好东西？如此可口，价钱可贵么？”

老板笑吟吟道：“不贵！不贵！十双也只是一钱银！”

赖布衣大吃一惊，他暗算一下，三人这大嚼之下，竟连吃了六、七十双之多，计起数来，岂非是要五、六两银？他忙道：“这到底是甚宝贝？竟值这般昂贵？”

老板笑笑道：“客官，这是我顺德镇出了名的大良绷砂哩，货真价实，半点不贵，不贵！”

赖布衣暗暗叫道：“这大良绷砂果然美妙，但价钱之昂贵倒也天下知名！这老板也不问问客人要吃甚么，可付得起帐，这般的便端将出来，岂非打死狗讲价钱，不由你不付帐么？这老板可恶！眼下银两所剩无几，终不成便赖帐白吃么？”他顿时愁眉苦脸起来。

这杂货店老板倒也古怪，半点不以为意，反而连连的劝赖布衣三人多嚼，还道如不够饱，他便再端三几盘出来。赖布衣可差点便跳将起来，忙道：“老板！免了！免了！单是这一盘，在下只怕也付不起帐，还敢再吃三几盘么？这却如何是好？”

老板一听，笑道：“放心！放心！但得客官光临，小店已然幸甚，还敢收钱么？……免了！免了！如蒙先生不弃，替在下点破迷津一二，便足感大恩大德矣！”

赖布衣一听，心中一动，瞥了司马福、李二牛二人一眼，心有所悟，道：“老板此话怎说？你怎知在下来历？”

杂货店老板一怔，求助似地望了司马福、李二牛一眼，司马福、李二牛本欲笑将起来，但见赖布衣面露不悦，连忙忍住，不敢作声。

赖布衣道：“司马兄，莫非是你作怪么？”

司马福不敢回话，推了推二牛，悄声道：“二牛，你答应顶缸的，可千万别撒赖呵！不然，大家均没好下场，白撞之罪，可要坐牢哩！牢中只得一两粗米，到时我这副老骨头倒容易挨，但你可就难保不变狱中饿鬼也！”

司马福这般一吓，把李二牛弄得直吐舌头，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对赖布衣道：“赖先生原谅二牛！是我肚子饿，贪一时口腹之快，才惹出这等事来，其实不关司马叔事，要责要骂，二牛一人顶着了！”

李二牛这般说，赖布衣便明知是司马福从中捣鬼，他明知二牛憨直，哪会想得如此骗食的巧计？不忍深责二牛，叹口气道：“这可被你等害死矣！须知风水之道，绝不可轻施于人，为这口腹之事，竟令我骑虎难下也！”

赖布衣这一微怒，司马福、李二牛更作声不得。杂货店老板这时已知眼前此人果是名震天下的寻龙大侠赖布衣，也是他福致心灵，马上跪在地上，拜求道：“先生果然是寻龙大侠赖布衣，小子有眼无珠，失礼之处，尚请原谅！但能听先生指点二句，小子世代感恩不浅！”

赖布衣连忙把他扶起，道：“老板请起！请起！这不关你事……在下既欠你一饭之恩，自当有报。但在下观老板面相平平，并非纳福之人，这却如何是好？……”

司马福一听，忙道：“老板！算你好福气！……赖先生问你可有儿呀女呀什么的？反正是儿孙辈便可矣！”

杂货店老板忙道：“有！有！在下有一小儿，今年却仅三岁！”

赖布衣道：“这娃娃生辰八字？”

杂货店老板道：“犬子生于丁丑年十二月初八日正午十二时！”

赖布衣沉吟半晌，才露了点笑容，道：“这小哥儿出生年月日平平，并无甚大前程，且喜时辰值午，当可一为！……这样吧，在下批一锦囊，待小哥儿十八岁之年，方可开启！切切记住，若早泄天机，则前功尽弃也！”

赖布衣说罢，向杂货店老板讨了纸张笔墨，略一思索，便飞快的写了几行字，封入纸袋内，递给杂货店老板，道：“这便权充一饭之恩吧了！”

说罢，也不管杂货店老板反应，径自走了出去。司马福、李二牛一见，对视一眼，心道：“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也连忙跳将起来，跟住溜了出来。

走出老远，司马福见后面并没人追来，这才暗松口气，悄声对李二牛道：“我今回总算见到赖兄骗人也！他这一手，当真把这杂货店老板骗得贴贴服服、五体投地！……”

司马福声音极细，但依然被赖布衣听到，他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赖某人行走江湖，竟要靠什么骗术过日子么？”

司马福连忙陪笑道：“赖兄不过是偶一为之，其实也无伤大雅！”

赖布衣冷笑道：“司马兄差矣！事虽小，却是显德性！你为我这封锦囊是胡乱批的么？老实说，方才若非势成骑虎，他便动以千金，也难求得这价值万金的锦囊也！”

赖布衣说的半点不差。十五年后，这杂货店老板年事已高，便把这店子交儿子打理，这时，他儿子刚好十八岁。杂货店老板牢记赖布衣之言，到这时开拆赖布衣临走留下的锦囊，原来却是一幅改建店铺的风水走向图。他的儿子依图改建，自此之后，生意日渐兴隆，仅二年光阴，便多开了四间店铺，再过几年之后，更一跃而成为顺德镇的首富大户！这段赖布衣在粤川的寻龙趣事，至今依然为人津津乐道。

## 罗浮山上寻龙脉 南粤名山数二樵

赖布衣等一行三人，离了顺德镇，折向东行，眨眼便走经番禺，再渡过狮子洋，便到了东莞地域。这一路上日夜兼程，有山过山，有水渡水，马不停蹄。赖布衣在前面领路，司马福、李二牛二人唯有紧跟。李二牛年轻力壮，倒不觉什么，但司马福却惨了，他这积年水怪，在水道上大可称雄，但在这山丘平原之地，却半点不敢自夸。

这日再过了石龙，眼见前面一座壮伟的大山挡住去路，司马福本就累得动也不想再动，这时一见大山挡路，更泄了气，一屁股坐在一块石上，死活不肯起来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赖兄！你就算打断我的腿，也是走不动的了！反正你不打，这两条老腿说不得也要断了！我知你心中对老不死有气，便故意这般来惩治，但坐牢也有个刑期，老不死已折腾到这等地步，便有满肚子气也该消了吧？”说着，又连连的陪着笑脸，但笑也笑不像，倒比哭还难看。

赖布衣本来倒真有点责怪司马福串通李二牛，在那杂货店中算计他，令他骑虎难下，不得不违心施法。这时见了司马福惨兮兮的模样，心中一软，积气早就烟消云散，微笑道：“司马兄！以后再敢暗地里算计我么？”

司马福苦笑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再这般我便是乌龟王八的孙子！”

赖布衣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司马兄可别多心，其实赖某上此地，却是另有目的，若有奇遇，便不枉了这辛苦一场也！”

司马福一听，精神一振，道：“赖兄又有甚好去处？说出来，

若真有其事，老不死这两条腿说不定又走得动矣！”

赖布衣笑道：“司马兄可知此地再往北行五里，是甚去处？你可知南粤名山数二樵这句名头？前面这座山便是二樵之一，叫罗浮山，上面奇景多的是，还愁碰不着么？但赶路多日，也该歇歇，待明早再上山可也！”

当晚赖布衣等三人便入就近的福田镇，胡乱寻了个客店宿了，第二天一早，便赶上山去。往北再行五里，才走近一座大山前。三人歇了一宵，饱吃了一顿，疲劳尽消，这攀爬上山便不觉多大辛苦。上得山来，在主峰上举目凝望，果然大开眼界，均同声赞道：“果然是南粤名山数二樵也！”

这罗浮山又称作东樵山，与粤川佛山堡南海镇西樵山齐名，历来并称南粤两大名山。罗浮山横跨博罗、增城、龙门三地，纵横四百多里。罗浮山主峰叫飞云顶，高达四百丈。另一主峰称为上界三峰，与飞云顶鼎足而立，三峰并峙，气势雄伟峭拔。由顶峰俯望，但见层岩积翠，云气往来，四百三十二个峰峦，形态各异，变化无穷，气象万千。山中悬崖怪洞，乱石成林，计有朱明、桃源、夜乐等十八洞天以及白小滩、水帘洞等九百八十多处飞瀑山泉。山上处处隐现奇兽怪禽，云气缭绕，令人莫测其高深。

赖布衣道：“司马兄可知此山来历？”

司马福摇头道：“老夫在水道上行走，只屡听人说起南粤名山数二樵，却从未上过，如何得知来历？这倒要向赖兄请教矣！”

赖布衣道：“这罗浮山其实包含两山，上界三峰所在之山，称为罗山，自古有之，乃母山，浮山则出东海浮来，耸于罗山东北，因彼此分隔，大仙家葛洪便炼铁为峰，叫铁桥峰，把两山相

联，以后便合称为罗浮山也，葛洪因此无量功德，便白日飞升，逐成上界金仙。”

李二牛奇道：“乖乖！这葛洪法力如此宏大，未知尚在否？如有缘得见，倒不虚了此生也！”

赖布衣笑道：“葛洪之事，赖某亦只是听闻，如何知他在否？但仙家皆虚幻于形体，有其神而失其形，吾等凡夫俗子，要想会之，岂非妄想？但听说这山上倒留有葛洪修炼用的几处仙迹，待会或会碰上也未可知也！”

李二牛听闻有仙迹可寻，便大为兴奋，恨不得即时便去，抓耳挠腮，神态跃跃欲试。

司马福却明白赖布衣心意，笑着道：“赖兄！想必此地，又有甚真龙宝穴可寻矣！”

赖布衣沉吟不答，思忖半晌，便取出罗盘，四面仔细量度，良久，忽尔叹道：“果然！果然！果然是天下名山！司马兄所言，果然半点不差也！”

司马福、李二牛一听，忙道：“这山果然隐有龙穴？”

赖布衣微笑道：“是极！是极！但却不在此山上也！依吾观之，此山乃南龙之首，却一直南延，直达南海诸岛，在末端再潜而复起，龙干龙腰龙尾却隐而不见，倒须着意堪察一番。按吾推算，此龙脉当旺于午时，眼下已是巳时，再过片刻便是午时，到时或有所现！”

三人在罗浮山主峰飞云顶上静静守候，太阳缓缓移上正中，正是午时时分了。

就在此时，在罗浮山南而极端入海的几座小岛上，突地有紫色烟霞冉冉而起，恍如龙口吐雾，片刻后，竟一聚而成五色祥云，升于天际，在祥云缭绕中，隐约有九条巨龙在天际间翻

腾！

赖布衣直瞧得心弦震荡，片刻不能言语，司马福、李二牛二人更目瞪口呆，张大嘴巴半晌作声不得。良久，李二牛到底忍不住了，急忙问道：“赖先生！果然灵验！不现则已，一出便是九条之数！果然是龙聚之地！但不知那是什么地方？”

赖布衣亦惊喜道：“二牛所说不差！果然是九龙之数！吾南来粤川数年，遍寻不获，岂料却于今日目睹九龙现身之处！日后倒要仔细查堪这九龙现身之地！……”

各位，当日赖布衣在罗浮山所见的九龙现身之地，正是今日的香港九龙地域，当时叫官富场，因赖布衣发现九龙现身，才称作九龙。赖布衣这一动心意，便在香港九龙新界地域引出一段千古奇事。



## 千年火兽忽现身 寻龙大冒险惊魂

赖布衣等三人在飞云顶上谈谈说说，李二牛想起葛仙翁遗下仙迹之说，便再也坐不作，他站起来，满脸希冀的对赖布衣道：“我等这上罗浮仙山一场，就不去寻寻葛仙翁们迹么？二牛虽不欲求长生不老，但若求得一、二灵丹妙药，健体强身百病不侵岂不妙哉极也？”

司马福亦有此意，听李二牛这般说，也蠢蠢欲动，赖布衣不忍逆了两人一片心思，便点头同意了。三人于是离开飞云顶，往对面的浮山上界三峰而去。

从飞云顶过去上界三峰，须经与两峰相连的铁桥峰，这铁桥峰处于飞云顶及上界三峰之间，地势崎岖险峻，森林密布，草丛长得半人高，在山石之间，又时时会突然出现深涧，黑占弄冬的，若一不小心掉下去，也不知何年何月方可到底！虽然时值中午，但入了这密林怪石阵中，天色便突然变得昏黑，倒像是黄昏时分。司马福身入此境，不知怎么一来，总觉心头惴惴不安，自言自语的叹道：“阴森！恐怖！莫有甚凶险事儿吧？……老天爷保佑则个！”

李二牛胆大，见了司马福的怪模样，便忍不住笑道：“司马叔，这几日来，你总是心神不定，疲劳之极，莫非中了邪？莫非吃了那大良绷砂，弄坏了神志么？”

如今是在山上，这是二牛的天下，所以他敢取笑司马福，但若到了水上，他就乖乖的不作声了，那水上可是司马福的地头。司马福果然作声不得，恨恨的瞪了二牛一眼，道：“你要撩我斗口么？老夫偏不上当！老夫宽怀大量，不跟你这小小一